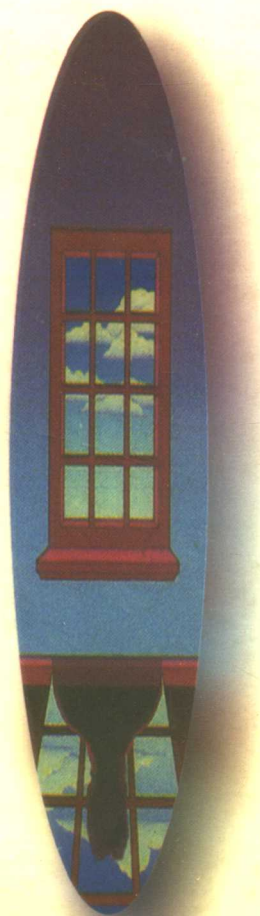


女性
视角
丛书
之

性别的追问

骆晓戈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性视角丛书之三:

性别的追问

骆晓戈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别的追问 / 骆晓戈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5

(女性视角丛书)

I. 性... II. 骆... III. 妇女—研究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5916 号

性别的追问

骆晓戈 著

责任编辑: 海 风

责任校对: 蒋书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8.75 印张 218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7—81031—894—2/I·072

定价: 12.80 元

序

写序，除了很有权威性很高瞻远瞩，我想，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意思——把一些想说在开卷之前的话说明白，想了很久，于是便有了这个序言。

所谓“女性视角”在这里恐怕有三层意思要说明。

首先，因为这一套丛书的主编是女性，尽管她会将一些男性的或者双性的文章收入此书，却因为是她而不是他去“拿来”，所以冠之“女性视角”也是说得过去的。中国古代的诗经所收集的基本上是民歌，其中出自女性的肯定不少，可是由于编者为男性，至今为此，仍将它列在封建社会的男权文化范畴。很多女性丛书或者期刊的主编，大概是本世纪才有的事情。

另有一类被人称为雄风凛凛的女性，她们在男性占绝对优势的学术领域独树一帜，当我向她们约稿时，她们竟然惊讶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好像与女性视角没有多大关系。比如经济学家何清涟，比如文学批评家赵园，但是你去读她们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她们的女性视角和情感体验已经“内化”于她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她们与她们的男性同事们不同的文采和风格。

更有意思的是收入此书的文章有出自从事女性研究或业余从事女性研究的男性学者，细心的读者也许能从行文中判定作者的性别，正因为有男性的参与，你会发现对女性研究多了一些客观的评判，多了一些思辨和理性。所以女性视角不是一个只谈婆婆妈妈这个妇女群体的话题，而是一个“宽阔视角”，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研究已经涉及到人类学、经济学、生理学、人口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社会科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门类，女性主义研究产生于20世纪，在20世纪，女性有了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女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后，她们开始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质疑，并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对历史的现实的（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进行重新评价，“女性视角丛书”希望深化这个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视角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性话题，同时它又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性别视角，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性别视角常常潜伏在你所引用的历史典故或你所从事的媒体报道或你所主持的某项工作中，你是否沿袭男尊女卑的传统习惯势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了性别歧视和误导？可以这样说，性别觉悟是一个现代人的重要标志，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女性视角又可以说是一个大众的话题。

为了让一般读者都能涉及这个领域，编者对一些专业性过强的文章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我希望不仅仅从事女性研究的工作者读它，一般对文化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也应该很有兴趣读它。我们接触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主宰

着主流文化的是男性视角，今天我们换一种视角换一种眼光看历史看世界看现实，是不是能给人一种心智上的启迪？

我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二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男人写小说、写诗，女人常常出现他们的作品中，所以也有人认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女人一直是男人的奢侈品，是画家的模特，诗人的缪斯，是护士，是厨娘，是替男人生儿育女的太太，是他们的文秘和助手。于是，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现在的男人写小说、写诗，女人也写小说、写诗，而主流社会评论一位男性作家时，往往看重他的创作，而评论一位女性作者则往往对她的私生活比对她的作品更感兴趣，这种对主流社会的质疑出自对中国女性命运有着深刻思考的男性。他们在考虑为妇女写作或者说至少有些作品在为妇女写作。而我们的女作家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是女性就一定（或者说先天地）具备了女性视角，《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英]罗瑟琳·科涅德，收在《女性视角丛书之二：沉默的含义》）谈的正是这个问题，由于妇女和男性一样，被传统文化同样奴役了几千年，今天仍旧沿袭旧的传统，一味地为了取悦和献媚于男权的“女性文学”仍旧大有市场，所以我们的女作家在选材和运用语言时是否也应该思考自己的性别立场，思考来自女性的批判？尤其是那些为了养大孩子在寒风中叫卖的妇女，那些洗碟子、擦皮鞋为生的妇女，那些用厚厚的脂粉掩饰着泪痕的妇女。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生存权利的妇女？在

《女性视角丛书》里，韩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薛毅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季红真的《叛逆者的不归之路》以及刘慧英的《女性的经历和女性创作》等多篇文章都对女性创作作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我认为都是值得读一读的。

女性写作并不意味着天生的女性视角，要摆脱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势力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伦理和秩序，我们需要学习、批判和思考。

三

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所大学举办的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来者多数是女学者，也有部分男性学者。会议的主持人宣布每人发言的限定时间，男士们似乎在这一方面训练有素，发言时冷静而有条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便离开讲坛。而我们好几位女士一上了台便激动不已，一说到妇女受歧视，妇女要翻身，便大有当年的“喜儿”刚刚走出深山，白毛女控诉黄世仁的劲头。她们一发便不可收拾地控诉“男人类”。当然，激情让人很受感动，但是，这种马拉松式的急风暴雨一般的控诉，让三天的会议不得不每天延长时间。几天过后，冷静一想，掂一掂花费的时间里，真正的文化含量并不多，由此便觉得这会开得不那么称心。《女性视角丛书》更看重的是女性（或者从女性视角出发）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对人类的文明贡献些什么，建树些什么，创造些什么，解构些什么，而不是“发动”一场女人对男人的“控诉”或“战争”。在重新审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遗产时，我们尤其

需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沟通和支持，我们需要解构和批评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在某些学科领域中对妇女的性别歧视，达到两性和谐发展，而不是从此女人斗倒男人。在这一套丛书中，陶洁在《事情正在悄悄起变化》一文中特别介绍近年西方的一些女作家不仅仅写关心妇女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写作关心当代男性生存状况的作品。我想，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随着女性知识视野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不断扩大，她们的创造力必将得到更大的发挥。可以相信，随着女性视角用其独特的眼光为我们不断开拓对世界的新的认识，女性视角将不再“失语”，也会获得普遍性的品格。

这一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她们在组织稿件尤其是联系国外的作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得到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高度重视，在此特表示感谢。



2000年5月6日

目

录

序	骆晓戈 (1)
我的性别档案	(1)
有性别的时代	(5)
女性的天空	(11)
性别与发展	(24)
历史的缺席	(28)
女人的境界	(31)
母亲的倾诉	(38)
母亲，这个职业	(42)
女性的回归	(47)
错种了别人的地	(52)
假如不再男尊女卑	(55)
释放与解放	(58)
战争与和平	(61)
宽容与厚爱	(63)
头头是道	(65)

家务劳动新观念	(72)
面相	(75)
善忘的好处	(77)
养儿不再防老	(79)
我健我心	(82)
人间情怀	(85)
雨的潇湘	(91)
忙出来的闲话	(95)
女生的教育需求	(99)
好的女子与女子的好	(103)
英雄救美的另外一种说法	(105)
成绩单上看不见的成绩	(107)
有容乃大	(110)
电视吃掉了我们什么	(112)
从“豆腐渣工程”想到的	(121)
关于环境	(123)
学通文理	(127)
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	(130)
从楚文化看妇女	(135)
女权的迷失	(152)
不仅仅是角色的反串	(155)
从《城堡》看卡夫卡的性别立场	(158)
关于普拉斯	(162)
解读普拉斯	(171)
为平民女子立言	(176)

漫话女人味·····	(178)
寻找再生之地·····	(180)
尴尬的温柔·····	(193)
侗家情歌·····	(197)
人黔散记·····	(207)
草原漫步·····	(223)
浓浓的乡情·····	(229)
香港的乡情·····	(243)
台湾的妈妈作家们·····	(246)
德国之行·····	(254)
我观“文人”种种·····	(262)

我的性别档案

我出生于1952年。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毕加索的和平鸽满天飞，我被取名为小鸽。更名为晓戈则是文革中的事情，为了创造条件参加红卫兵，下决心将这个有修正主义色彩的“小鸽”改为有火药味的“晓戈”。这个骆晓戈（别人拿我当成男性）怎么写出文章女里女气的，因为这个名字我向编辑部投稿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以后的文章我会专门提到的。

在我六岁那年，正是如火如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跃进年代。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有一位看上去跟我父亲年纪不相上下的人，端着饭碗朝我走过来。他先跟我父亲打过招呼，接着无限欣慰地看我，那份兴奋劲完全像观赏一件他盼望已久，今天终于盼到了的优质产品。多好啊，她们赶上好时代，多么幸福啊，已经没有吃人的礼教了，那个吃人的时代已经被我们送进历史博物馆。记得当时我的眼睛被他那种灼热的光芒照得暖烘烘的，那种光芒几乎和我的身段等高，顿时使我感到我的幸福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从那以后，从课本上，从歌词中，从长辈的眼光里，我几乎从来不怀疑这种幸福的可靠性。

到了大学，第一次听到一种稍带怀疑的言论。我的一位老师公开在课堂上说，别看你们现在男男女女同坐一条板凳上课，你们以后走上社会就知道厉害了。言下之意当然指我们女生。厉害，什么厉害，有性别歧视么？有比职业杀手更可怕的世俗礼教么？

我16岁那年上山下乡，第一次有了性别歧视的体验。农民给男知青盖房子，不给我们盖房。后来我跑到橡胶农场，一干就是六年，年年得先进，就是提拔和上大学的机会轮不到我的头上。后来才明白，女知青要得到提拔，必须以“扎根”、“献身”作为代价。我开始意识到性别是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在那个非常时期，反反复复，整夜整夜，我希望和我的性别搏斗，我的思绪在激烈地飞奔，直到她的翅膀僵硬，成了石头，成了跟我枕头一般大小的草皮，在我的睡眠中深深地扎下根。

80年代后期，大批的朋友下海，大家无一例外，几乎有完全一致意见，认为我不合适入伙，因为我做了母亲，孩子又太小。朋友的离去，让我又一次感到性别的无奈。

我开始怀疑我过去几十年里所接受的教育和其中教给我的种种价值标准。

我开始重视我的亲身体验，而对书本上的楷模、教导、规范质疑。

我开始接触女性主义。

“一个新的夏娃即将诞生”，我被这种预言所鼓舞。我的诗集《持空篮子的主妇》（1994）、我的散文集《母亲手记》（1995），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这种性别的认同使我的自信心大大地增强。假如说我过去不大看重和女性的交流，更习惯向男性“讨个说法”，而现在我重视了解女性，倾听她们发自内心的话语。在了解她们的同时，我在了解我自己。我开始重视我的思维模式、我的语言节奏、我的文本构件，我希望我的创作从此有一个新的突破，摆脱了男人的模式，用自己的言语叙说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外面的世界。

从1994年起，我与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北大'94“中国传统文化与妇女”第三届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在'95北京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参加了“文学与妇女”、“中国传统文化与妇女”论坛，并在湖南长沙的湘女热线和长沙电视女性频道做过特邀总策划人。我希望了解更多的妇女，有更开阔的视野，我需要自己给自己定位。

1995年，我出任儿童文学刊物《小溪流》主编。这对于在书斋一呆就是10年的我，无疑是一种十分严峻的考验。市场经济的风浪，种种险情困境，我觉得这是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外祖母、曾祖母，我的祖祖辈辈的女性无法体验的人生，无论多大的困难，都是机遇，都是挑战。这是过去的女性无法进入的世界，无法体验的生活。如果一个女性希望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有所建树，她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尽可能透彻地看透她的视野可能通达的空间，她才可以说，她有了解构它的理由。我把主编当成了我的人生体验中扮演的一个角色。

我想一个人之所以还能写作，一定是他（她）想对文化

秩序作出一些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一份只属于我的而不是他（或者她）的很不成样的《性别的追问》。因为有部分是应电视谈话节目和报刊的专栏撰稿之约写出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本谈话的书。

有性别的时代

目前中国正在由无性别时代进入一个有性别时代。

这样说,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男女平等”被写进了法律,从此似乎不再存在性别问题。于是有人说中国从此进入无性别时期。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中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不仅没有性别,没有爱情,似乎连正常的家庭、夫妻、母子关系都没有了。

事实上,早在六七十年代的知青运动时期,广大的女学生和男同学一块下放到社会的底层,使女知青第一次有了性别歧视的切身体验。她们极为震惊:给男知青盖房子,而不给女知青盖;给男知青拨口粮,而不给女知青拨;女知青倘若想招工返城,就得以肉体作为代价,道理是你们都到了该“扎根”的年龄。

性别,第一次成了一件使知识女性尴尬的事情。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的冲击,几乎触动了所有的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开始了真正的有性别社会。随着“大锅饭”这种神话的破灭,“男女平等”的神话同样失去了它往日的风采。性别的认同并不是那么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痛苦的。女性的性别突然

被作为商品价值呈现。大众的传播媒体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速将这样的一种标准普及到各个阶层。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标准，即按性别标准来决定录用取舍，决定褒贬了。女工下岗，女童失学，酒吧女郎把卖身卖笑作为一种便当的挣钱职业，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女公关人员走红。性别的认同顿时成了一件令世人惊骇同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而女警官培训学校、女子礼仪学校等等，是真正的性别教育么？

还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叹：早在20年代、30年代的女大学生以反抗家长将自己许配给某阔少爷或阔老爷的包办婚姻，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为光荣，为什么到了今天，90年代的女大学生甚至女研究生会以自己能嫁给阔少爷甚至阔老爷（甚至不是做太太而是当妾）为一种时髦呢？

正在西方妇女呼吁脱下裙子和男人一样穿起裤子，将化妆品和假眼睫毛、假乳房扔掉的时候，我们的商品推销商们居然犯这样的错误，将在我国举行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妇女会议当成了他们推销化妆品的最佳市场，在会场内外开展他们的化妆品的大派送，使得西方妇女大为惊讶：为什么在西方看来中国的解放妇女一个个倒退，变得脂粉味十足了？

这一次的性别认同使我国真正出现了有性别时代，这正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副产品。我们在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接受（正是被西方妇女运动所抨击的）妇女在某种程度被物化的事实。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在北京怀柔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